安大簡“參差”續記

（首發）

苗豐

東航地服部

前小文所記，從楚簡用字上看，安大簡的“參差”不讀清母，而讀心母，并且這種情況不是孤例。當時不得其解，後來看到一種可能適用於此現象的解釋，即羅智光所說“古無次清音”[[[1]](#endnote-1)]，曾曉渝所論“先秦漢語音系里的次清聲母尚不具備獨立音類地位”[[[2]](#endnote-2)]。许思萊（Axel Schuessler）持類似觀點[[[3]](#endnote-3)]。

如果筆者對“參差”的理解不誤，這正好是一個屬於戰國時代出土文獻中清母相關的例子，是“更加直接的漢語自身的證據”[[[4]](#endnote-4)]。

要想充分證明此說，需要討論每一個先秦次清聲母字。理想的情況是，現在被定為先秦次清聲母的每一個字，都可以給出不讀次清聲母後的著落，給出充分合理的解釋。

現不揣淺陋，試舉兩例略作討論。拋磚引玉，希望這一問題得到最終的證明，或者修訂后的證明，或者得出其不能成立的原因。

1. “七”（以及同音詞“漆”）

七，作為一個基本數字，無疑是一個很古老的詞，如果古無次清音，“七”原本不應該讀清母。從下面討論來看，“七”可能本來讀心母。

第一，“七”改讀心母後，不會和“一”到“十”中其他數字發生同音衝突，所以不會導致系統混亂[[[5]](#endnote-5)]。而且，“七”改讀心母後，一到十的數字都不讀次清。類似的，二十二個干支用字，除了“丑”**[[[6]](#endnote-6)]**，都不讀次清**。**這些語言中的高頻使用詞都不讀次清，也許不是偶然現象。王士元指出語言中的高頻使用詞發生音變比較慢[[[7]](#endnote-7)]。也就是說這些詞具有穩定性，可能反映古音的情況。

第二、在“蟋蟀”一詞中，“蟋”為心母，“蟀”為生母，我們還是依據照二歸精之說，將“蟋蟀”看成是心母雙聲連綿詞。“蟋”，戰國楚簡作“”、“”[[[8]](#endnote-8)]，因為雙聲連綿詞的約束，此字應該是心母字。從諧聲的角度看，按照一般的說法，清母和心母都是精系，心母字“”以清母字“七”為聲符，是沒問題的[[[9]](#endnote-9)]。但《上博一·孔子詩論》中，“七”直接用作“蟋”[[[10]](#endnote-10)]，就似乎只能說二字同音，而不是音近。因為已經造出了表心母“蟋”的形聲字“”、“”，這時候不用這個字，而去假借不同音的“七”來表“蟋”就不合理了。[[[11]](#endnote-11)]如“七”讀心母，則與“蟋”完全同音，無論是說明諧聲關係還是通用關係，都很合適。

第三、“七”讀心母，《詩經》中一些“聯聲（聲紐重複）”現象就顯示出來了。

前人對這一現象的描述是“雙聲為韻”，為了表示和韻無關，暫時擬為“聯聲”來稱呼這一現象。

錢大昕首先提出《詩經》“雙聲亦可為韻”[[[12]](#endnote-12)]，其侄錢坫作《詩音表》，對《詩經》中的雙聲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。黃侃說：“就《詩》文求聲，較之求韻，其用猶大。此在近日乃研究及之者也。（黃氏自注：錢十蘭有《詩音表》，啟闢之功甚偉，而書未甚精。）”[[[13]](#endnote-13)]曾運乾說：“疊韻為韻，其常也；然亦有以雙聲為韻者。其議自錢大昕發之。”[[[14]](#endnote-14)]曾運乾舉了《陳風·月出》為例。

月出**皎**兮，佼人**僚**兮。舒**窈糾**兮，勞心**悄**兮。  
月出**皓**兮，佼人**懰**兮。舒**懮受**兮，勞心**慅**兮。  
月出**照**兮，佼人**燎**兮。舒**夭紹**兮，勞心**慘**兮。

曾運乾認為，此詩三章五處對應位置的用字都是雙聲為韻，如下：

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見母** | **來母** | **影母** | **禪母** | **清母[[[15]](#endnote-15)]** |
| 皎 | 僚 | 窈 | 糾 | 悄 |
| 皓 | 懰 | 懮 | 受 | 慅 |
| 照 | 燎 | 夭 | 紹 | 慘 |

我們可能不認同曾氏對“照”和“糾”所定的聲母。但剔除了這兩個字，這首詩對於說明《詩經》中有“雙聲為韻”的現象還是很有說服力的。龍宇純在《試說詩經的雙聲轉韻》[[[16]](#endnote-16)]一文中舉了12篇“雙聲轉韻”的詩例[[[17]](#endnote-17)]，包括這首《陳風·月出》，他懷疑此詩的“糾”可能是誤字。根據這些例證，《詩經》中存在聯聲的現象應無可疑。

以常理來說，輔音的重複、回環一樣會產生美感，達到讓人愉悅的效果，以輔音為詩歌格律在不少語言中都存在或存在過。南北朝注重聲韻，時人還很流行以雙聲作詩及遊戲之辭[[[18]](#endnote-18)]。《詩經》中存在聯聲現象是很自然的事。[[[19]](#endnote-19)]

下面來看以“七（漆）”讀“心母”，相關的聯聲之例。

召南·標有梅  
標有梅，其實**七**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**吉**兮！  
標有梅，其實**三**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**今**兮！

……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**心母** | **見母** |
| 七 | 吉 |
| 三 | 今 |

龍宇純先生說此詩，“為什麼用七不用九，用三不用二，說穿了，還是與韻相關。”其實此詩第一章如果用九，下一句是有不少韻字選擇的，比如“好”、“茂”、“蚤”。按照《鄭風·緇衣》“緇衣之好兮”，《齊風·還》“子之茂兮”，“揖我謂我好兮”，《豳風·七月》“四之日其蚤”，對這些字的用法，放在詩中似無不妥。詩人不用九而用七，可能就是考慮了下一章對應位置的“三”和“今”。

《鄘風·墻有茨》與《召南·標有梅》格式一致，也有一樣的表現，可以說明這不是巧合。

墻有茨  
墻有茨，不可**掃**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**道**也。所可**道**也，言之醜也。  
墻有茨，不可**襄**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**詳**也。所可**詳**也，言之長也。  
墻有茨，不可**束**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**讀**也。所可**讀**也，言之辱也。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**心母** | **定母** |  |
| 掃 | 道 | 醜：昌母 |
| 襄 | 諹（從安大簡[[[20]](#endnote-20)]） | 長：澄母 |
| 欶[[[21]](#endnote-21)]（從安大簡） | 讀 | 辱：日母 |

上表第三列的“醜”、“長”、“辱”也許有聲母上的關係，也許沒有，至少不直接，暫時不論。第一二列則足夠直接，可以說明問題。

由上可見，如果可能，詩人會追求達到聯聲的效果。類似的，《豳風·七月》前四章以“七”、“四”開頭，和《衛風·氓》的第三、四、五章以“桑”、“三”開頭一樣，都是心母聯聲。

但是很多時候沒有選擇，如《秦風·車鄰》一詩中，第一句詩人可以做到聯聲，後面幾句的韻腳字需要質部和陽部字，這時候沒有聲母相同的樹木或樂器，也就無可奈何了。

車鄰

……  
阪有**漆**，隰有**栗**。既見君子，并坐鼓**瑟**。今者不樂，逝者其耋。  
阪有**桑**，隰有**楊**。既見君子，并坐鼓**簧**。今者不樂，逝者其亡。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**心母** |  |  |
| 漆 | 栗 | 瑟 |
| 桑 | 楊 | 簧 |

如果只考慮押韻的話，《秦風·車鄰》第一、二句可以改成“阪有栗，隰有漆”，但詩人不會這樣做。就好像《鄭風·山有扶蘇》的第一句不會改成“山有荷華，隰有扶蘇”一樣。東部沒有心母字可用，無法做到和“蘇”聯聲。邪母的“松”和心母的“蘇”雖然達不到，畢竟接近聯聲的效果。而曉母的“華”和邪母的“松”可能關係就比較遠了。或以為《鄭風·山有扶蘇》的“扶蘇”、“何華”，毛傳鄭箋皆以為有所喻指，而所說相反。其實，可能並無深意，所以這不是限制“扶蘇”、“何華”位置的原因。

鄭風·山有扶蘇  
山有扶**蘇**，隰有荷華。不見子都，乃見狂且。  
山有喬**松**，隰有游龍。不見子充，乃見狡童。

綜上所述，“七（與同音詞漆）”在先秦不讀清母，而讀心母。清母可能是從心母分化出來的，或者說心母是清母的來源之一。鄭張尚芳将先秦心母構擬為\*s,清母構擬為\*sh，在他的系統里二者是對立的[[[22]](#endnote-22)]。如果送氣和不送氣不形成對立，也許這種構擬可以視作表現清母和心母關係的一種方式。具體到“七”，鄭張尚芳等學者認為次清聲母的讀法源自鼻音[[[23]](#endnote-23)]。

即使不把“七”定為心母。不少學者從民族語言比較等角度出發，為“七”所作擬音都以\*s，或送氣的\*sh打頭，如白保羅、斯塔羅斯金、鄭張尚芳，潘悟云等[[[24]](#endnote-24)]。按照這種擬音，《詩經》“七（漆）”相關諸篇也能和心母字達到聯聲的效果。再從“七”和“蟋”可以通用的角度看，潘悟云的擬音似乎也可以說通。他的擬音“七”為\*sn̥id，“蟋”為\*slid，按照鄭張尚芳所說s-和h-可以交替[[[25]](#endnote-25)]，所舉\*hljaŋs和\*hnjaŋs可以混同[[[26]](#endnote-26)]來類比，“七”\*sn̥id和“蟋”\*slid也應該可以通用。而“七”擬音中的\*-n̥-，和“蟋”擬音中的\*-l-，又可以說明二者為什麼後代會有不同的分化。這都顯示出，放到詩經時代，他們所作構擬有合理性。

1. “湯”

“湯”作為商開國之君的字號，可以看做是個夏商之際的詞。按照古無次清音之說，湯應該本不讀次清。在商代卜辭和春秋銅器中，湯正寫作定母之“唐”[[[27]](#endnote-27)]。從諧聲上看，湯从昜聲，昜為以母，以母和定母如果不是完全相同也至少極近。都可以看出，湯可能本來讀定母。

人名、地名、國族名，這些專有名詞在語言中也具有保守性，穩定性，對於探討相關問題有特別價值。

最後，要證明古無次清音，需要解釋所有的次清字，僅僅舉幾個符合此說的例子意義並不大。而如有堅強的反證，只要舉出幾個例子，就是很有說服力的。敬請批評。

1. [] 羅智光：《試論古無次清音》，《中山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99年第2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] 曾曉渝：《試論次清聲母在漢語上古音系里的音類地位》，《中國語文》，2007年第1期，23-3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] 许思萊（Axel Schuessler）：《上古漢語中的送氣清音》，[韓]朴慧莉/程少軒編《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4月，69-78頁。根據譯者說明，此文原文發表于2002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] 曾曉渝：《後漢三國梵漢對音所反映的次清聲母問題》，《中國語文》，2009年第4期，333-34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] “四”和“七”，即使學者把他們歸為同一韻部，但因為二字聲調不同，或擬為不同的韻尾，二字還是有區別的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] 从丑之字，除“杻”字外没有讀徹母的。而“杻”又讀娘母，其徹母一讀當晚出。沈兼士：《廣韻聲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.8（2006重印），346-34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] 王士元：《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》（此篇與沈鐘偉合作），《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2年，13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[] 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12月，8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[] 這個一般說法有待深究。羅智光從諧聲角度論證古無次清音，就以形聲字及其聲符的聲母嚴格相同為默認前提，他並沒有對這個前提進行論證。不過，如果以此角度去看，很多次清聲母字，都可以改讀。比如，古文字中，溪母字“丘”，以見母或群母之“丌”為聲符，則“丘”本來可能並不是溪母字。不少學者從複輔音聲母的角度來看諧聲問題，結果自然也與一般說法不同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[] 同注8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[] 除非解釋為《上博一·孔子詩論》比其他楚簡要早。即“蟋”因為找不到更合適的假借字，本來用的是一個不太貼切的假借字“七”。隨後，為“蟋”造了形聲字“”、“”，解決了這個問題。但是總感覺這個說法不太好，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造個形聲字，而要借用不同音的字呢？再者，楚簡材料的早晚似乎也不好判斷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] 錢大昕：《十駕齋養新錄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1年6月，31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[] 黃侃：《黃侃國學文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,11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[] 曾運乾：《音韻學講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重印，40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[] 按照古無次清音之說，此三字可能可以改為心母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[] 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台北：五四書店有限公司，2002年，44-6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[] 這12個例子，包括了正文中的《秦風·蒹葭》，和該文後記中的3例，未包括後記中的《左傳》鄭莊與姜氏之賦。龍宇純先生立論角度不同，所以不包括《秦風·蒹葭》。此外，龍宇純先生在《讀詩管窺》一文中又舉出2例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[] 同注12，31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[] 為什麼別的時代，漢語詩歌不流行雙聲格律呢？可能《詩經》時代的詩人，和南北朝的詩人有相似之處。《詩經》時代是第一次自覺地對漢語聲韻有了發現（可以參看周錫《中國詩歌押韻的起源》，文載《中國社會科學》1998年第4期），南北朝則可能在是在翻譯佛經等活動影響下，對漢語聲韻的第二次重新發現。在過了初始發現的興奮期後，元音可能因為響度、時長等因素對人聽覺的影響比輔音大，而在詩歌格律中佔有優勢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[]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，4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[] 楚簡从“欶”之“遬”，用作“速”、“嗽”、“漱”皆心母字。參看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673-37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[] 鄭張尚芳：《上古音系（第二版）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8年9月，8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[] 同注22，1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[] 見顧國林古音小镜网http://www.guguolin.com/niyin\_p.php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[] 同注22，14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[] 同注22，12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[] 王國維：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》，《觀堂集林》，中華書局，2006重印，4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